

中华大方略全书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唐太宗韬略全书

智慧宝鉴

〔唐〕李世民

圣者抱一而君
宽志兼涵四海
慈厚仁抚天下

睿达任贤去谗
威德致远九夷
亨吉垂法万年



中华大方略全书

唐太宗韬略全书

(唐) 李世民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卷一

君体	(1)
建亲	(5)
求贤	(17)

卷二

审官	(30)
纳谏	(38)
去谗	(45)

卷三

减盈	(56)
崇俭	(62)
赏罚	(68)

卷四

务农	(72)
阅武	(82)
崇文	(85)
文论	(95)
文告	(109)

卷一

君体

【原文】

君，《白虎通》曰：“君者，群也，群下所归心。”又荀卿曰：“君者，仪也；民者，影也；仪正则影正。君者，盘也。民者，水也。盘圆则水圆。君者，源也；民者，流也；源清则流清，源浊则流浊。”《左传》云：“庆赏刑威曰君。体者，治体也，君之所治体势规模。第者，次第也。一者，数之始也。万物得一以生。”《老子》曰：“圣人抱一，为天下式。”故《君体》为第一也。

【译文】

君，《白虎通》说：“君，意思为群，指百姓心甘情愿地归顺他。”此外，荀卿说：“君是仪表，民为影，身正影子就正。君为碗，民为水，碗圆水就圆。君是水的源头，民为支流，源头清支流就清，源头浊支流就浊。”《左传》说：“奖赏处罚叫‘君’。体，指的是君统治的仪式。第，次第。一是数的开始，万物全是从最初就生长发育。”《老子》说：“圣人精思固守，成为所有人仿效的榜样。”因此把“君体”当作第一篇。

【原文】

人者国之先（《易》曰：“有天地然后有万物，有万物然后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后有夫妇，有夫妇然后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后有君臣，有君臣然后有上下，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。”故《大学》曰：“有人此有土。”所以人者，国之先也。先者，前也。凡在前者谓之先），国者君之本（国者，域也。域者，居也。人民所

聚居。欲为君者，能以德和民，民人乐为之用，乃可以为国。苟不以德和民，人民离散而不附，虽欲为君，得乎？故圣人云：得众则得国，失众则失国。所以国者，君之本也。人主主即君也，领也，主领庶众。之体，如山岳焉，高峻而不动（《东汉·仲长统传》曰：“德重如山岳。”山者，谓四镇山之重大者也：扬州之会稽山、青州之沂山、幽州之医无闾山、冀州之霍山。岳，谓五岳：泰、华、衡、嵩、恒也。详见前序注。言人君之体当如山岳之尊崇，巍然镇静，故云不动）；如日月焉，贞明而普照（《易》曰：“日月之道，贞明者也。”言若日月正一，自然之明，昼夜更迭，不息于至高至极之上，普遍照烛在下之万物。自然贞一无私向者，唯日月焉。人君照临万方之众务，故取法日月贞明之象耳。贞，正也）。兆庶之所瞻仰（十万曰亿，十亿曰兆。庶，众也。凡人君有动作，兆亿庶众咸瞻仰以为则而行之也），天下之所归往（《易·乾凿度》曰：“王者，天下所归。”四海之内曰天下。孟子曰：“伯夷辟纣，居北海之滨，闻文王作，兴曰：‘盍归乎来！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’太公辟纣，居东海之滨，闻文王作，兴曰：‘盍归乎来！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’二老者，天下之大老也，而归之，是天下之父归之也。天下之父归之，其子焉往？”此二者，归往之明效焉，故太宗晓之）。宽大其志，足以兼包（志，心之所之也。人君之志，当宽裕广大，与天地同德，包括其区宇，涵容庶物）；平正其心，足以制断（《大学》曰：“所谓修身，在正其心者。心有所忿懣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好乐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惧，则不得其正。”此言人君心不平正，则是非不明；心若平正，则是非明矣。以此制断事事物物，自得其宜矣）。非威德无以致远（班固《典引》曰：“威灵行于鬼区。”注云：“鬼区，远方也。”威德者，非穷兵黩武、惨酷之暴，乃应天顺民，以征不义，故能令行禁止，天下畏服，无远而不至也），非慈厚无以怀人（孔子曰：“慈可以服众。”又《书》曰：“安人则惠，黎民怀之。”慈、惠，爱也。怀、安，保也。谓王者抚绥兆民，若非慈爱广厚，则成小惠，故云“非慈厚无以怀人”）。抚九族以仁（《商书·尧典》曰：“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”欧阳、夏侯氏谓九族者，父族四：五属之内为一族，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，己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，己之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。母族三：母之父姓为一族，母之母姓为一族，母之昆弟适人者为一族。妻族二：妻之父

姓为一族，妻之母姓为一族。又唐孔氏说九族者，上从高祖，下至元孙，凡九族，皆为同姓。二说不同，故并存之。太宗言此九族之亲，长者安之，少者怀之爱之，勿可骄慢，骄慢则离而相怨矣。自天子至于庶人，惟九族不可不抚爱。《诗》曰：“绵绵葛藟，在河之浒。终远兄弟，谓他人父。谓他人父，终莫我顾。”此刺平王失礼于亲戚也，可不诫哉），接大臣以礼（《论语》曰：“君使臣以礼。”《中庸》曰：“敬大臣也，体群臣也。”又曰：“敬大臣则不眩，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。”）。奉先思孝（《尚书·太甲》曰：“奉先思孝。”以念祖德为孝。先，祖先也。《中庸》曰“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”者也。奉，父勇切），处位思恭（《太甲篇》曰：“接下思恭。”以不骄慢为恭。下，臣下也。处，上声），倾己勤劳，以行德义（倾，犹抑也。己，我也。即虚己之义，不以我为尊，不以我为贵，不以我为才，不以我为智，当以孜孜不倦于德义耳。勤，孜孜也。劳，事功曰劳。德者，得也，得之于道之谓。德义，事之宜也。裁制事物合宜之谓义），此乃君之体也（言若能行此，是乃为君之大体矣）。

【译文】

人民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大事（《易经》说：“有天地之后才有万物，有万物之后才有男女，有男女之后才有夫妇，有夫妇之后才有君臣，有君臣之后才有上下关系，有上下关系之后才有礼仪。”因此《大学》说：“有人民才会有国家。”人民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事情），国家是君王之本（国，意思为“域”。域，意思为“居住”。国家，指的是人民群居的地方。希望当国君的人，只有做到用德行使人民配合得当，人民愿意被他任用，才能治理国家。假如不用德行使人民配合得当，人民分散且不顺从，能当国君吗？因此国家是君王之本）。人主（主的意思就是“君”和“领”）的身体，就像山岳一般高大，巍然不动（《后汉书·仲长统传》说：“德行重大，就像山岳。”山，指的是可以当作一方之镇的大山，包括扬州的会稽山、青州的沂山、幽州的医无闾山、冀州的霍山。岳指的是五岳，即泰山、华山、衡山、嵩山、恒山。这是说人君的身体应该像山岳一般威严高耸，赫然镇定，因此说不动）；就像日月一般，光芒闪烁，普照大地（《易经》说：“日月之道，又正又明。”这是说就像日月一般端正纯一，用它自然的光辉，昼夜不断交替，在高高的天上，照射一切天地

万物。自然端正纯一没有偏心的人，惟有日月。人君照射各方众物，因此是日月光芒闪烁的象征。贞，正）。众百姓所瞻仰（十万叫亿，十亿叫兆。庶，众。只要是人君有什么行动，亿万百姓都瞻仰而且效仿他），天下人所投靠（《易·乾凿度》说：“王指的是天下所投靠。”四海以内称为“天下”。《孟子》说：“伯夷回避纣王，到北海海边居住，听到文王兴盛了，就说：‘怎么不去西伯那儿呢！据说他很善于养老。’姜太公也是这样。伯夷与姜太公二位老人，是天下最具名望的老人，全投靠西伯，这就代表天下的长辈都投靠了西伯。天下的长辈去了，他们的孩子又能去什么地方呢？”伯夷与太公二位老人，是投靠的重要榜样，因此太宗知道）。他胸怀宽广，足以兼万物（志，指的是心所希望。人君的心志，应该宽宏大度，和天地同德，能够包括自己所统治的区域，包容万物）；他的心公平，完全可以辨别是非忠奸（《大学》说：“所说的修身，就是把心平正。要是心愤愤不平，便无法平正；要是有所惧怕，便无法平正；要是有所偏好，便无法平正；要是有所忧虑，便无法平正。”也就是说人君心不平正，便无法辨别是非；要是心平正，就能够辨别是非了。用平正的心来分辨怎样统治一切事物，当然非常适当了）。没有威望与德行，就无法让远方的人归附（班固《典引》说：“威望传播至鬼区。”注解说：“鬼区，远方。”威望的意思，并非指耗完兵力，百战不厌，极其残忍，而是顺应天民，征讨不义者，因此可以做到令行禁止，天下敬畏而又服从，即便很远的人也全来投靠了）。没有仁爱与忠厚，就无法让百姓感受到恩典（孔子说：“仁爱可以使百姓服从。”又《尚书》说：“安定人心，施行仁德，众民都会投靠他。”慈、惠、爱。怀、安、保。这是说君王安定众民，假如不行仁爱忠厚，便成小惠，因此说“不推行仁爱和忠厚，人民便不会投靠”）。用仁义安顿九族（《商书·尧典》说：“可以显示大德，来调和九族亲人。”欧阳和夏侯两个人认为所说的九族，父族有四，五服内的亲人是一族；已结婚的姑姑及其儿女又是一族；已结婚的姐妹及其儿女是一族；已结婚的女儿及其儿女是一族。母族有三，母亲的父姓是一族；母亲的母姓是一族；母亲已结婚的姐妹是一族。妻族有二，妻子的父姓是一族；妻子的母姓是一族。又唐代孔颖达说九族上自高祖，下到玄孙，一共九代族，都是同一种姓。这两种说法不一样，因此一起保留。太宗说对九族亲人，使老人安心生活，使儿童得到关心和疼爱，不能对

他们蛮横高傲。对他们蛮横高傲，他们便会产生离心，心怀仇恨了。从天子至百姓，对九族亲人不能不关爱。《诗经》说：“绵延不绝的葛藤，在河水边生长。远离和抛弃兄弟族人，认别人当自己的父亲。认别人当自己的父亲，再也不顾及我。”这是讽刺周平王对自己的亲人照顾不周，怎能不把这当作劝诫），以礼待臣（《论语》说：“君王用礼貌来吩咐臣下。”《中庸》说：“尊重大臣，关心群臣。”还说：“尊重大臣便不会迷惑，关心群臣，士便会为君在困难和危险中死去。”）。侍奉祖先，牢记孝道（《尚书·太甲》说：“侍奉祖先，牢记孝道。”以怀念祖先的功绩为孝。先，祖先。《中庸》说：“擅长继承前人的志向，擅长陈述前人的事业。”）；处于尊位，要有礼貌（《尚书·太甲篇》说：“接见臣下，要有礼貌。”不蛮横高傲叫“恭”。下，臣下）。控制自己，极力成功，发扬德义（倾，与控同义。己，我。倾己，意思就是“虚己”。不以我为尊，不以我为贵，不以我为才，不以我为智，应该勤勉地发扬德义。勤，意思是勤劳努力不倦。劳，努力做事叫劳。德，得，意思为得之于道。德义，指事之宜。治理事物恰当叫义），这便是君主的要求（这是说假如能够这么做，这就是君之大体）。

建亲

【原文】

《左传》曰：“封建亲戚，以藩屏周室。”亲，骨肉也。言有天下者，宜树立藩镇，骨肉分置之于内外，以相与维持，庶无孤削单弱之患。夫水之无本，纵筑而亦涸；木之无柢，纵溉而亦焦。大厦将兴，资众材而后可成千间之广；大鹏将翥，藉短羽而后可扬万里之远。人君欲为国、享万世无疆之休者，岂可独立任其智力者乎？《左传》曰：“葛藟犹能庇其根本。”故君子以为此，况国君乎！固宜建亲。建亲之道，不特骨肉之谓也。至如贤德忠纯、明哲通才之君也，建而亲之，孰曰不可？

【译文】

《左传》说：“分封同族亲人建立诸侯王国，来保卫周王

室。”亲，骨肉。这是说拥有天下的人，应该建立属国保卫朝廷，把自己的亲人各自安排到朝廷内外，彼此维护，就不存在潜藏的被削弱的祸患。水没有源头，虽然建堤储水也会枯竭；树木无根，虽然用水浇灌也会干枯。大厦将要开始建筑，有了众人的木材就能建起千座房子；大鹏飞腾，依靠短羽就能飞到万里以外的地方。人君当中希望统治好国家、享受万世无疆的福禄者，莫非能固执己见吗？《左传》说：“葛藟还可以保护它的根。”因此君子把这个当作比喻，况且国君呢！建立亲戚的办法，不但是指自己的至亲。要说贤德忠纯、明哲通才这类君子，从而建立他与自己的亲密关系，谁说不行呢？

【原文】

夫六合旷道（六合谓天地四方之对。旷，远也。道，犹路也。言天地四方是旷远至广至大之道耳），大宝重任（天子大宝是至极至尊之位也。重，极也）。旷道不可偏制，故与人共理之；重任不可独占，故与人共守之（《五等诸侯论》曰：“夫先王知帝业至重，天下至旷，旷不可以偏制，重不可以独任。任重必于借力，制旷终乎因人，故设官分职，所以轻其任也。并建五长，所以宏其制也。”又《六代论》曰：“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，故与人共治之；知独守之不能固，故与人共守之。所以项羽自任而亡，沛公任人而兴也。”太宗雍容庆享贞观之至治，用是理矣）。是以封建亲戚，以为藩卫（《传》曰：“封建亲戚，以藩屏周室。”），安危同力，盛衰一心（《书》曰：“乃一德一心，立定厥功，惟克永世。”言同心同德立功，则能长世安民也），远近相持，亲疏两用（郭伋谏光武曰：“无专用南阳人。”），并兼路塞，逆节不生（《六代论》曰：“并兼路塞，逆节不生。”并兼谓交相侵劫，逆节谓不尊王命也。如是，所以尚其分封裂建亲戚，以为藩篱卫尉之。其盛也，一其心而养之；其衰也，一其心而救之。如此，远近各能维固，更加亲疏兼任，纵然有并兼之门路，亦可闭之而不能开矣；纵然有悖逆之隙节，亦可以沮遏而不得长矣。○案：注“所以尚其”至“卫尉之”一句，疑有脱误）。

【译文】

天地各方是宽广的大道（六合，指的是天地各方。这是说天地各方是宽阔遥远、至广至大的路），天子的位置负有极大的责

任(天子的位置是至高至尊的位置)。宽阔的大道不能由一个人控制,因此与他人一起治理它;重要的责任不能由一人独占,因此与他人一起保守它(《五等诸侯论》说:“先王明白帝业是最重要的,天下是最广阔的。广阔不能一个人控制,重大的责任不能一个人担负。必须得通过外力的帮助,必须和他人一道统治天下,因此便设官分职,以减少自己的责任。同时建立五长,以扩大自己的规模。”又《六代论》说:“先王知道一个人统治国家不会长久,因此与别人一起统治它;知道一个人保卫国家不会稳固,因此与别人一起保卫它。因此项羽一个人担负重任最后死去,沛公任用别人而兴国昌盛。”太宗能十分镇定、安稳幸福地享受贞观年间最好的政治,用的正是这一道理)。所以亲戚封王,建立了诸侯王国,当作国家的屏障(《左传》说:“分封亲戚,建立诸侯王国,以保护周王室。”),让他们在国家安全或者患难、昌盛或者没落时都能够齐心协力(《尚书》说:“齐心协力,必立大功,让国家长治久安。”这是说齐心协力立功,就能够长久安民)。让远近的人彼此帮助,关系亲近或者疏远的人同时被任用(郭伋谏光武帝说:“别总用南阳人。”)。兼并的道路被堵住,违抗王命的事情不会发生(《六代论》说:“兼并的道路被堵住,违抗王命的事情不会发生。”兼并说的是彼此抢掠夺杀,逆节指的是违抗王命。因此拥护分封裂土,建立亲戚,当作屏障以保护国家。国家昌盛时,让他们一道扶持它;国家没落时,让他们一道挽救它。这样一来,远近的人各自都可以保持安稳,又加上亲近和疏远的人同时被任用,即使有兼并的道路,也可以堵塞而不开;即使有反抗举动的势头,也可以抑制而不长)。

【原文】

昔周之兴也,割裂山河,分王宗族(武王既定天下,封武王弟振铎于曹,封太师吕望于齐,余皆有封)。内有晋、郑之辅(晋始以唐名,成王母弟叔虞封于此。其地有晋水,叔虞之子燹父改之,故号晋。郑始以宣王母弟桓公友封于郑。辅,助也),外有鲁、卫之虞(卫者,周公既诛管、蔡,封其弟康叔,号孟侯。鲁者,周公子伯禽封于鲁。虞,防也),故卜祚灵长,历年数百(《左传》王孙满曰:“成王定鼎于郊廓,卜世三十,卜年七百。”故曰“卜祚灵长”也。此谓周之所以兴者,为封建亲戚也)。秦之季也(季,犹末也),弃淳于之策(秦纪始皇三十四

年，置酒咸阳宫，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称始皇威德。齐人淳于越进谏曰：“臣闻之，殷周之王千余岁，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。今陛下有海内，而子弟为匹夫，卒有田常、六卿之臣，无辅弼，何以救哉？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，非所闻也。今青臣等又面谀以重陛下过，非忠臣也。”始皇下其议丞相，丞相谬其说，绌其辞），纳李斯之谋（丞相李斯破议淳于策曰：“周文武所封子弟，同姓甚众，然后属疏远，相攻击如仇雠，诸侯更相诛伐，周天子弗能禁。”始皇竟从其议。○按：李斯议乃驳丞相绌等，非为淳于越言。“破”字亦疑误），不亲其亲，独智其智（《中庸》曰：“愚而好自用，贱而好自专，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如此者，灾及其身者也。”又《列子》曰：“治国之难，在于知贤，而不在自贤。”《书》曰“自用则小”是也），颠覆莫恃，二世而亡（始皇至胡亥，才二世耳。颠，颓也。覆，败也。此谓秦之所以亡者，为分置郡县也。覆，方福切）。斯岂非枝叶不疏，则根柢难拔（《晋纪·总论》曰：“基广则难倾，根深则难拔。”夫根本巩固、枝叶荣茂不疏者。荣，茂也。既枝叶荣茂，是根本巩固矣；既根本巩固，则未易提拔也。柢，都礼切，本也）；股肱既殒，则心腹无依者哉（《书》曰：“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。元首丛脞哉，股肱惰哉，万事堕哉。”君者，元体也。臣者，股肱也。君之有臣，譬人之一身有手臂也。凡欲有为，必资手臂以运用。手臂既伤，虽心腹欲有为，无所倚藉也，何能运用哉！故曰：“股肱既殒，则心腹无依。”殒，伤也。堕，许规反！）

【译文】

过去周王朝兴起时，分封山河，给同一宗族的人为王（武王已安定天下，封自己的弟弟振铎在曹，封太师吕望在齐，剩下的人全有封赏）。内有晋、郑做辅助（晋起初用“唐”当作国名，成王母亲的弟弟叔虞封在这儿。国内有晋水，叔虞的儿子燮父改名，因此称为晋。郑国最先是宣王母亲的弟弟桓公友封在这儿），外有鲁、卫做防备（卫，周公已灭掉管叔、蔡叔，分封他的弟弟康叔，号孟侯。鲁，周公子伯禽分封在这儿），因此占卜国家长久昌盛，长达几百年（《左传》王孙满说：“成王定都郑郕，卜世得到三十，卜年得到七百年。”因此说“国家长久昌盛”。这是说周王朝之所以昌盛，是因为分封亲戚建立诸侯王国）。秦代末年，

放弃淳于越的主张（秦始皇三十四年，在咸阳宫摆设宴席，博士仆射周青臣等人颂扬秦始皇的威德。齐人淳于越谏书说：“我听，殷、周治理天下千余年，分封子弟与功臣当作辅助。现在陛下您占有天下，但是您的子弟不过是一般男子，假如出人意料地有田常等率军执政之臣的危难，没有宰相您要凭借什么拯救国家呢？办事不仿效前人而能长久，我从未听到过。现在周青臣等人又当面奉承以促成陛下的罪过，这并非忠臣。”秦始皇把他的建议交于丞相。丞相觉得淳于越的说法极其荒唐，拒不采纳他的建议），接受李斯的计策（丞相李斯反驳淳于越的计谋说：“周文王、武王分封的子弟，同姓的相当多，但是后辈关系很远，彼此进攻，就像死敌，诸侯相互杀害、讨伐，周天子无法禁止。”秦始皇居然接受了李斯的提议），讨厌接近自己的亲人，却依靠自己一个人的智谋（《中庸》说：“愚蠢的人喜欢靠自己的主观想法办事，地位卑下的人喜欢独断专行，生长在当今这个时代，偏偏希望回到过去的人，灾难就已经很近了。”又《列子》说：“治国的困难，是找到贤臣，而不是自以为是。”这便是《尚书》所谓的“只靠自己的主观想法办事的人就会卑下”），最后因为衰败而没有依靠，因此秦王朝才历二世便消亡了（秦始皇至胡亥，才历二世。指的是秦之所以消亡，是由于分置郡县）。这莫非不是说，假如枝叶稠密，树的根便难以动摇（《晋纪·总论》说：“大厦根基广就不会倒坍，树木本根深就不会动摇。”既然枝繁叶茂，根就牢固了；既然根牢固，就很难拔出来了）；大腿与胳膊已经负伤，心腹便失去依靠了（《尚书》说：“帝王明智，大臣忠贤，事事皆安。帝王只顾忙着细小的事情，大臣也慵懒，一切事情就破坏了。”君王就像人的身体，大臣就像大腿与胳膊。君王有臣下，就像人的身上有胳膊一样。只要是有什么行动，必须得凭借胳膊来运用。假如胳膊已负伤，就算心腹准备有什么行动，也没有依靠与凭借了，怎能运用呢？因此说：“大腿与胳膊已负伤，心腹就失去了依靠”）。

【原文】

汉初定关中（谓汉高帝），灭亡秦之失策（秦以孤立而亡，故云“失策”），广封懿亲（高祖初定天下，因秦之失，大封懿亲：以帝从父兄刘贾封为荆王，以从祖兄弟刘泽封为燕王，兄刘仲为代王，同父少弟刘交为楚王。凡同姓为王者九国），过于古

制（周封爵五等：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公地方五百里，其次侯四百里，其次伯三百里，其次子二百里，其次男百里。其分封之古制也）。大则专都偶国，小则跨郡连州（《汉纪》：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、代国，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、赵国，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穀泗薄会稽为梁、楚、吴、淮南、长沙国，皆外接于胡越。内地北距山以东，尽诸侯地，大者或五六郡，连城数十，置百官，宫观僭于天子。汉独有河东郡、颍川、南阳，自江陵以西至蜀北，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，凡十五郡而已。《左传》曰：“嬖子配适，大都偶国，乱之本也。”又《坊记》曰：“故制国不过千乘，都城不过百雉，家富不过百乘。以此坊民，诸侯犹有畔者。”况以如此过制，宁有不乱乎？适，音嫡。○按：注《汉纪》当作《史记》）。末大则危，尾大难掉（《左传》曰：“末大必折，尾大不掉。”此谓诸侯地广而强，帝室弱而见侵，如末大根小必折，尾大身小难掉。且尾在于身者也，欲掉之尚犹不从其心；况诸侯强威，且非己体之尾，何掉哉？谓难以禁止也。掉，徒吊切）。六王怀叛逆之志（六王，谓楚王戊、赵王遂、胶西王卬、济南王辟光、淄川王贤、胶东王雄渠，约从共谋反），七国受斧钺之诛（七国，谓吴、楚、赵、济南、淄川、胶东、胶西也）。此皆地广兵强，积势之所致也（高祖封以齐七十二城，楚四十城，吴三十城，余各有等差，是地广也）。

【译文】

汉初天下安定以后（指汉高帝）。总结秦朝失败的经验（秦由于孤立无援而失败，因此说“失策”），毫无顾忌地分封至亲（高祖初定天下，通过秦王朝的失策，大肆分封至亲：封自己的堂兄刘贾为荆王，封远房堂兄弟刘泽为燕王，把哥哥刘仲封为代王，将和自己同父异母的幼弟刘交封为楚王。同姓被封王的有九个国家），超越了古代的规定（周代封爵分五个等级：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公地方五百里，第二侯四百里，第三伯三百里，第四子二百里，最后男一百里。这是分封的古代规定）。大的独自占有都城，建立诸侯王国，跟中央对抗；小的也跨郡连州（《汉纪》：“从雁门、太原以东到辽阳是燕国与代国；常山以南大行左转涉过黄河和济水，阿甄往东近东海为齐国与赵国；从陈以西南到九疑东带江、淮、穀、泗，接近会稽为梁、楚、吴、淮南和

长沙五国，都外和胡越相连。内地北距山以东，都是诸侯的领域，大者有五六郡，连城数十，设有百官，宫殿的占地面积超过天子。汉只有三河东郡、颍川、南阳，从江陵以西到蜀北，从云中到陇西和内史，共十五郡罢了。《左传》说：“把自己心爱的儿子放在嫡长子的位置上，大的诸侯有自己的都城，建立诸侯王国，和中央对抗，这是灾祸的根源。”又《坊记》说：“对诸侯王国进行抑制，让它不能超过一千乘车，都城不能多于三百丈，私人富有也不能超出一百乘车。以此来防备人民，诸侯仍是有背叛行为的。”况且像这样超越古代规定，怎么能没有背叛呢。树尖大了则危险，尾巴长了则很难摆动（《左传》说：“树尖大了树干肯定会折断，尾巴长了则无法摆动。”这指的是诸侯土地辽阔，势力雄厚，而帝室软弱被欺凌，就像树尖大树根小，那么树干肯定会折断，尾巴长身体小就很难摆动一样。自己身体上的尾巴，想摆动它还无法为所欲为；况且诸侯强大，而且并非自己身上的尾巴，又哪能摆动它呢？意思是很难禁止诸侯反叛）。六王怀着背叛之心（六王，是指楚王刘戊、赵王刘遂、胶西王刘卬、济南王刘辟光、淄川王刘贤、胶东王刘雄渠，合谋一同叛乱），七国遭受斧钺的诛杀（七国，是指吴、楚、赵、济南、淄川、胶东、胶西）。这全是因为土地辽阔，兵势强大，长期积累，最后导致的（高祖封给齐七十二城，楚四十城，吴三十城，剩下的人分别都有等级次序。这儿指土地辽阔）。

【原文】

魏武创业（魏武，曹操也。操本谯人，献帝时封魏王。其子丕受汉禅，是为文帝。创，初也），暗于远图（魏武只知汉过，不知秦失。汉封虽过，至四百年始失天下，殊不知秦二世而亡，故云：“暗于远图”也）。子弟无封户之人，宗室无立锥之地（《庄子》曰：“尧、舜有天下，子孙无立锥之地。”魏时子弟宗室但封之一位，不与其土，拥虚名而已）。外无维城以自固，内无磐石以为基（在外无藩维之城以为固保，内无大磐之石以为基址。磐者，大也，又柱下之石也。谓柱下既无磐石以为基址承载，栋梁则必易为颓陷。屋有磐石，犹有懿亲贤臣也。屋有磐石则固，君有贤臣则安，故《荀子》曰：“国安于磐石。”又《汉书》宋昌曰：“高帝王子弟，犬牙相制，所谓磐石之宗也。”言万国相连，以固王室，如大石之不可转动也）。遂乃大器保于他

人，社稷亡于异姓（《老子》曰：“国之利器，不可示人。”大器，谓君之权位。言魏不自保其权位，太阿倒持，削弱滋甚，竟以天下付于他人，终于异姓夺之耳。异姓，谓司马氏。魏禅位于司马氏，是为晋）。语曰：古人之语也。“流尽其源竭，条落则根枯。”此之谓也（《六代论》曰：“夫泉竭则流涸，根朽则叶枯。枝繁者荫根，条落者本枯。”夫水无活源，则其流易尽。故《孟子》曰：“七八月之间雨集，沟浍皆盈，其涸也可立而待。”流尽源竭，谓水无本也）。

【译文】

魏武帝创业（魏武，曹操。曹操原是谯县人，汉献帝时被封为魏王。他儿子曹丕接受汉王朝禅让的帝位，也就是文帝），缺少高瞻远瞩的谋略（魏武帝只知汉朝的错误，而不知秦朝之失策。汉分封尽管太过，到四百年才丢掉天下，却不知道秦朝只传二世就失去了，因此说“缺少高瞻远瞩的谋略”）。子弟没有被分封的人，宗族也没有立锥之地（《庄子》说：“尧、舜拥有天下，子孙却没有立锥之地。”魏时子弟宗族只被封了个爵位，但没有给他领地，仅仅是徒有虚名罢了）。朝廷之外没有维城以拱卫，朝廷里面没有巨石以为基（在外面没有藩维之城做保卫，在里面没有大磐之石做基础。房子有巨石，就像国君有至亲与贤臣。房子有巨石便坚固，国君有贤臣便安全，因此《荀子》说：“有了巨石国家安定。”又《汉书》宋昌说：“高帝分封子弟为王，让他们地界相交，情形就像犬牙，这便是所说的巨石般的宗族。”这是说万国连接，以保卫王室，就像巨大的石头一般不能转动）。因此帝位落入别人之手，国家被异姓篡夺（《老子》说：“国家的权力，不能告诉别人。”大器，指国君之权位。就是说魏无法护卫它的权力和帝位，重臣反而握着权柄，削弱日益加强，居然将天下交给旁人，最终被异姓篡夺。异姓，司马氏。魏将帝位禅让给司马氏，就是晋）。古语说：“水流消失了，源头也便干枯；枝条掉落，树根也便枯朽。”正是讲的这一道理（《六代论》说：“泉水消失水流便干枯，树根枯朽树叶便凋落。枝繁叶茂就能够保护树根，枝条掉落树根就腐朽。”水没有真正的源头，水流就不难枯竭。因此《孟子》说：“七八月间聚合雨水，大小沟渠全满了，可是它用不了很久就干枯。流尽源枯，说的是没源头的水）。

【原文】

夫封之太强，则为噬脐之患（《左传》庄六年：“楚文王伐申，过邓（邓）。祁侯曰：‘吾甥也。’止而享之。驺甥、聃甥、养甥请杀楚子，邓侯弗许。三甥曰：‘亡邓国者必此人也。若不早图，后君噬脐。其及图之乎！图之，此为时矣。’邓侯曰：‘人将不食吾余。’对曰：‘若不从三臣，抑社稷实不血食，而君焉取余。’弗从，还年，楚子伐邓（十六年，楚复伐邓）。灭之。”噬脐，言若自噬腹脐，喻不可及也）；致之太弱，则无固本之基（弱则不能胶固根基）。由此而言，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（贾谊说文帝曰：“诸侯强盛，长乱起奸。夫欲天下之治安，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，令海内之势若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则下无背叛之心，上无诛伐之事。”），使轻重相镇（轻重，谓大小之国也），忧乐是同（《六代论》曰：“共其乐者，人必忧其忧；同其安者，人必拯其危。”），则上无猜忌之心，下无侵冤之虑，此封建之鉴也（无过不及之谓中，不偏不倚之谓正。太强则张，太弱则弛。若随时处宜，得其中正而居之，其衅罅自塞，萌芽不生，奸邪祸乱从何而出哉？自是在上者绝嫌猜疑忌之意矣。既嫌猜疑忌绝矣，则争端怨由不起，而疾害不生矣，则上下和合，而侵陵冤枉之机除矣。如此，方为封建之昭鉴也）。

【译文】

假如分封子弟宗族的力量过于强大，便会成为懊悔不迭的灾祸（《左传》庄公六年：“楚文王征讨申国，路过邓国。邓祁侯说：‘楚文王是我外甥。’于是留下楚文王，热情地招待他。驺甥、聃甥、养甥要求祁侯杀死楚文王，邓祁侯没有同意。三个外甥说：‘消灭邓国的，肯定是楚文王。假如不早早地除去他，将来您会懊悔不迭。赶紧计划此事吧！计划除去楚文王，这时候正好。’邓祁侯说：‘假如我在这时候杀死楚王，人会痛骂我。’三个外甥答道：‘假如不接受我们三人的意见，邓国被消灭了，还有什么人会痛骂您可谈呢？’邓祁侯没有听从。楚文王讨申还国这年，征讨邓国。十六年，楚国再次征讨邓国，除掉邓国。”噬脐，是说就像自己咬自己的肚脐，比喻办不到的事情）；使子弟宗族的实力过于薄弱，就将没有保卫国家的根基（弱就无法牢固根基）。这样看来，应该多分封宗亲为诸侯，减弱他们的实力